

本文作者褚問鵲女士浙江嘉興人，曾任國民革命軍第十八軍中校編譯主任，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圖為褚女士民國卅六年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時留影。

從晉北到故都

——「花落春猶在」之五

晉北風光坑上生活

山西陽高也是京綏路的一處站頭，比大同更偏東北，氣候更冷。三月初旬的天氣，還是朔風貶骨，我身上祇穿一件皮襖。冷得牙關都在打戰了。下車後，僱了一乘騾車，一逕到了趙家。

趙志成和他太太，不知道我們那天來，正在盼望。聽說朱院長太太和一位新請的女教員到了，便一同迎出來，把我們請進屋裏坐。我略一觀看；趙家的排場不大，上屋祇有三間，當中客堂沒有炕。東屋寢室，西屋就是火房，這兩間都是炕。炕都是靠窗的，幾乎佔去半間屋子。炕上當

中，放一張矮矮的攔几，靠壁則放一矮櫃。北首壁前，放着大櫃，是同房頂一樣高的。當屋沒有什麼佈置，却有三口大缸，蓋着蓋子，裏邊不知裝的是什麼。

一般人寫字，談天，都在炕上，盤膝而坐。炕下有生火的地方，煙從坑中盤旋進入一煙囪而去。鋪蓋白天捲起，晚上鋪開。睡時，頭一律朝外，脚則對窗子。

火房亦即廚房很乾爭，灶就連在炕頭上，家家燒生煤，拉風箱發火，構造良好，室內聞不到煤味。窗是紙糊的，中間有一塊玻璃，以通光線。可以說我到了陽高，纔真正算是接觸到了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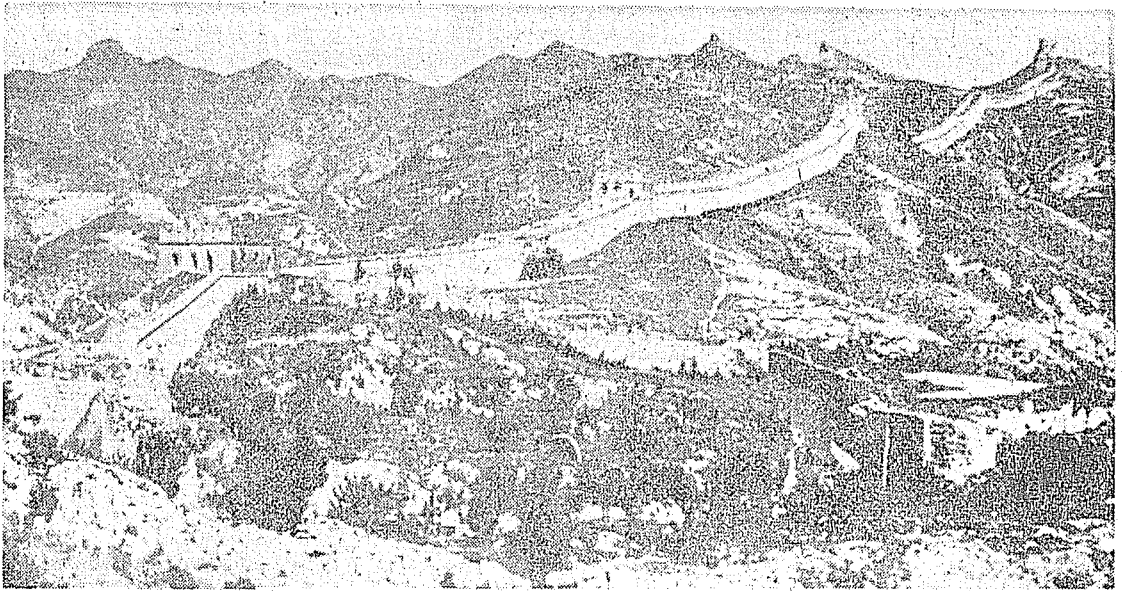
北人的生活。以前在鄭家，我的起居還保存南方的習慣。至此，更領略到山西民風的淳厚。趙家夫婦的熱忱款待不用說，就是和他們同住一院的女人孩子們，對我們這兩個外地人，祇有羨慕的表情，沒有歧視的神色。

賓主數人，分東西盤腿而坐。趙先生看了他表妹的信以後說：

「不虧朱院長和太太的援助，褚小姐的處境是很危險的。這是惡棍，他如敢來找我，我就到北京去告他，看他的司令還當得成當不成？地方紳士，早已恨得他牙癢癢了。」

我看出此人很富正義感，思想前進，是個有

褚問鵲



。城長里萬之嶺達八見所中途都故到北晉由者作文本旬中月七年三十國民

朝氣的中年人。他說：

「不過陽高是苦地，女學校還沒有建立規模。明天，我們先去見了縣長，把事情說定了，再約幾位有力量的人物，和褚小姐見面。朱太太不是要去看看縣長太太？聽說她也是浙江人。」

正說着，趙太太拿一張紅帖子進來說道：「縣長和他太太，打聽得我們家來了稀客。明天中午請到縣長公館便飯。」

我一看帖上寫的是：朱院長夫人。褚校長、趙太太、梁太太，紀太太。

我們這幾個被請的人，都寫了「敬陪」字樣，交給來人去了。

可是，我的腿却受不了，又酸又麻，並且那坑下一陣陣的熱氣，沖得我頭也有點昏了。我說：

「可不可以坐到那邊椅子上去？」趙太太笑道：「你們南邊人坐不慣炕的，我也糊塗了，可是地下很涼。」

「不要緊。」我說着下炕，這纔覺得舒服一點。

當我們知道趙太太要把自己的房讓我們住，她們將暫時搬去火房的時候，我說：

「這萬萬使不得，我們住火房好了。」

「你們是上賓，讓房是待上賓之禮。」趙太太堅持。

於是朱伯母回答：「那就恭敬不如從命吧。」

接着我便請求趙太太可不可以晚

上不要再燒炕，因我們睡不慣熱炕。

結果，我和朱伯母兩人，就在這主人認為太冷的炕上，已經被烤得喉痛舌乾，一夜不能合眼了，真不知晉北人怎麼會不怕烤？也許是從小烤大來，習慣成自然了吧？

他鄉遇故義結金蘭

縣長家的菜，一式南邊口味，烹調得很好。縣長姓徐，山西汾陽人，太太浙江永康人。和朱伯母雖是初見，大家用杭州話談天，一會兒就顯得親熱起來了。

那天，紀太太在鄉下，梁太太在太原；都沒有來，祇有趙太太和我們同去，主客四人坐得相當舒服，趙太太不多說話，我初到陌生地方，也不願多開口，因此席間祇有徐、朱兩太太一賓一主的談笑聲。

縣長進來，祇對我說了幾句客套話，並把委令送達後就出去，他並不和我們同桌，外面另有一桌男客，是趙志成、梁潤甫、紀守光等幾位紳士，我們知道這裏的男女界限，入鄉必須問俗。

可以說，我這些年，在社會上飽受磨折，暨年時代的豪情勝概，早已收斂起來。在年齡上雖還不滿十八歲，却已深明世故，成爲一個老成的少女了。現在對於初見面的縣長太太，我的態度，尤其顯得拘謹，有問必答，否則，我也決不開口說話。但主人的談鋒甚健，聽說我曾到過永康，益發高興起來，她說：「我娘家姓吳，是吳絳雪祖姑婆的裔孫女。」問我有沒有聽說過吳絳雪的事？

我回答：「曾去吳絳雪的祠堂參拜過。也看到了『桃谿雪』的傳奇劇本，使人非常感動。可惜那時候沒有照相流傳，不知這位絕代佳人的真面目究竟什麼樣子？」

「豈但是絕世佳人，還是個烈女！」徐太太

慢慢地說出一段可歌可泣的故事來。她說：

「清代初年吳絳雪的父親，以舉人分發擔任了杭州府的教諭。（清制，地方官對本籍必須迴避。獨教諭則不避本籍。）吳教諭沒有兒子，便把一肚子學問，完全傳給了女兒。這女兒長到十六七歲時，就出落得才貌超羣。遠近慕名而來求親的，真是戶限為穿。但是她父親什麼人也不給，偏偏看中了個窮書生，說他把才高八斗，異日科名，一定出人頭地。可奈書生命薄，娶妻不久，就一病身亡了。吳絳雪青年守寡，帶着個小女兒苦度日，已經够可憐了，誰知她的美色，竟被某悍將所垂涎，公然率眾攻打永康城，威嚇說：「如不送吳絳雪出城，城破之日，必然雞犬不留。」此時全國各地，盜匪蜂起，官兵無力救援。於是闔城父老，祇好來向吳絳雪求告，以救百姓為重，勸她答應。她躊躇一陣後，便毅然應允。坐上某悍將派來的花轎，出城而去。到了距城四十里的地方。山勢很陡，左靠菁篁，右臨絕壑，是一處名叫桃花谿的所在。她說：「口渴得難受，想喝點茶水。」眾兵士不敢怠慢，便停轎去村中取水。吳絳雪乘人不備，翻身躍入谷中，立刻粉身碎骨了。兵士報知悍將，悍將亦為感動，嘆息而去。永康士紳，既感吳絳雪損軀救難之恩，更服其捨身全節的勇毅之風，遂立祠祀，以表感念。」

徐太太說畢，喝了口酒，望着我嘆道：

「在這認錢不認人的世界，你褚小姐居然能够不慕虛榮，以機智自保貞潔，雖與吳絳雪的情形不同，但那份貞烈的氣節却是一樣的。」她停杯不語了許久，忽然向我建議道：「我比你癡長十年，你如不嫌我是個俗物的話，我和你認個姊妹如何？」

朱伯母見我尚在考慮，便推我道：

「快叫姊姊！」

於是傳令置備紅燭，鋪上拜墊，居然義結金蘭了。從此我尊她為大姊，她則喊我小妹。

關於鄭鬻逼婚的事，我本請朱伯母不要告訴徐太太的，這種事有什麼好說的，可能讓人笑話。但朱伯母意思，陽高尚在山西境內，鄭鬻知道了，可能用壓力來向縣長要人。不如先把經過對他太太說了，好讓他們心理上有個準備。所以朱伯母把經過對徐太太說了，徐太太才誇獎我有志氣，而和我拜起姊妹來。徐太太說：她在這裏也非常寂寞，連個說話的人都沒有，一個兒子又遠在北京讀書。因此，我來了，她很高興，知道以後是可以有個伴了。

立校北寺菩薩為伴

第二天，朱伯母回大同，我就搬進學校去。這地方本是一所廟宇，名叫北寺，在陽高那樣的小縣，北寺算是所首屈一指的公共建築物了。把它作為縣立女學的校舍，不能不說是一件相當隆重的舉措。

大門裏面，是個院子，一旁有大小兩間屋還不會佈置起來。門旁小屋，掛着一傳達室的牌子，一個老校工在裏邊住着。全校祇有一間教室，倒有好幾十個學生，都不知是什麼程度。但見一位六、七十歲的老先生，坐在那裏，把戒尺拍的鎮天響，喊道：

「讀！」

於是學生們一齊熱鬧鬧地讀起書來。使人想起：「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齊趁好喉嚨。」的私塾情景。

這那像是一個學校？我心裏想。

陪我同來的趙志成先生也說：

「這學校要好好整頓。」

再進去有一個更大的院子，迎面一間很大的大殿，裏邊供着釋迦牟尼等三尊金身大佛，兩旁鐘鼓俱全，供桌上香烟嫋嫋，大約剛有人來燒過香的，幸而還沒有和尚尼姑或佛婆之類。

大殿兩旁各有一座偏院，大約是以前和尚們

的靜室，如今空着。火屋很大，有一座大灶，也是燒煤的。一個老女人在那兒拉風箱，做飯。我見每一間屋子的炕，都是靠窗的，我住不慣，祇有一間的炕在裏半間，靠窗處可放桌椅。我乃擇定了這間，把帶來的行李展開。

還不會弄好，人報梁先生、紀先生來訪。

趙先生早已對我說過：紀先生在日本留學，是老同盟會人物，思想極新，時任省參議會參議員。梁先生任山西文獻館館長，這次回家省親，不久又要到太原去了。因此，我以為必須趁他們在陽高的時候，能够助我一臂，把建校的工作打好基礎。我雖在此不過半年，但既經擔任了校長名義，假使一事不辦，又如何對得起介紹人？他們今天正好湊在一起，真是機不可失。我便開言道：「我初到此地情形不熟，而……」

「這是縣立的，設董事會似乎不大好，況且我們都不常在此地。還請志成兄就近給你協助吧。」

「紀守光的意見如此。」

「名不正則言不順，名義還是要的。如嫌董事會不妥，換個別的名稱也無所謂。」我不放鬆。

「這樣吧，請你擬一個計劃，關於人事，經費，諸凡應與應革之處，你都詳細寫了，由我們去和縣長商量就是。」梁先生作了結論。

患難閩友一時俱來

紀、梁兩人去後。趙沒有走，大約有事和我相談。他陪我進入後院，摸出一封信來給我，是孫友梅的筆迹。她寫道：

「老師走後，鄭老虎來學校大發脾氣，怪高校長何以不把老師留住。」他說：「俺何必花錢買氣受。學校不辦了。高校長革職留任，着他限期通知學生家屬來校洽領返里。並結束各項業務後，纔許離開。」

「我和另外兩位同學，誓死不願回來，求表兄給我們作主。……」
我忽然想到。陽高女學，正缺少教員，何不把她們一併請來，作個臂助呢？想畢，便把此意告知趙志成。

趙說：「那我不成了包辦嗎？」

「你如避嫌，此事可由我出面，先去徵求縣長同意後，立刻請你去大同接人。但為減少麻煩計，暫時不必在雲岡女學公開我的行止。自然鄭老虎也總會知道。希望拖到暑假以後，我就已經離開山西，可以不怕他了。不過你說那位教育科長形同虛設。看他永不過問學校的事，大約真是個無能之輩。但公事總要經他轉，似乎好一點。」

趙志成笑道：「你老練。」

「不是老練，而是碰的釘子多了。」

兩天後，我的建校計劃，和請教員的事一切如擬。」

孫友梅和陳如珍、李晉英三人來到校中後，陳、李兩人又哭又笑道：「老師！原來你在這裏，想得我們好苦！」

「為不願連累你們，不能不保持機密啊。」
這陳、李兩人，也和孫友梅相同。為了婚姻不如意，情願自己出來奮鬥。她們到陽高，纔告訴我的。現在，我和她們四個人，算是同病相憐了。

學校的初步規模，就這樣奠定。趙志成當了常務董事。梁、紀二人都是董事。教育科長姓范，也來過一次，諸事點頭而已。

以前的那位老先生已帶了他的戒尺到別處去了。另請了一位姓張的男職員專管領付經費，登記帳目的事。校長不經手財務，但負責監督責任。學生分成兩個教室，三、四年級計二十一人，暫時擠在一座有七個小的泥菩薩的偏殿中上課。一、二年級三十九人，則在原教室受業。外院一間大的屋子，作了會客室，小的則是

會計的辦公室。女學生無故不出大門，男職員永遠不得進二門。每月由我看帳一次，蓋章簽字。因帳簿多少頁是有規定的，誰也不能撕去一張。學校行政，我還是第一次主持。諸事小心謹慎，不敢大意。我從小看到母親擔任校長時所遭受的麻煩，引以為鑒。又想到梁先生臨走以前所交代的

的話，他說：「你不要以為陽高人都和我們一樣，我們是到過外面的，所以不同。那些知識比較差的人大多數是很刁的，你要當心。山西還有許多單行法；例如地方經費，有一公款局專管。現在的局長姓趙，三年一任。今年正逢改選，你有一票，他會來拉你。這半年的經費，大概不成問題了。」聽他的口氣，此地的經費一定是很傷腦筋的。但未來事也慮不得那麼遠，我祇按照計劃，努力做下去就是了。

晉人吃醋調和筱麵

稍為安定一點以後，我寫信告知尤輔良姊一家，說我因大同水不服，陽高方面有人請我，所以通信地址有了變更。對於方富英姊，則除開報告了遷地工作以外，又托她把北大招生的日期早通知我，以便赴考。其時，朱伯父已從大同郵局為我取到信件寄來。（怕鄭老虎知我行踪，不敢通知郵局轉信。）

知道尤家寄娘跌了一交，常常有病，更常常記掛她的舒小姐。至於嘉興方面，新派都贊成我：舊派則罵我為大逆不道，其實我對於毀譽已無所謂。祇是親骨肉的隔絕，中心免不了悲痛。哥哥視我如路人，我倒還沒有什麼。三姊呢，她從小帶我長大，我知她是愛我的，為了環境，所以暫時不便和我通信。但我深信，我姊妹必會有重圓的一日，我期待着。

這些困苦的情形，我曾和孫友梅講過。患難之交，必須傾心吐膽。至於義姊姊太太，究竟

相知尚淺，除開鄭驕的事以外，我是不想對她講什麼的。

不過，她待我確是很熱情，每個星期天，總派車來接我去她家吃飯。她最大的快樂，就是和我談她的過去，談永康的種種舊事，鄉愁是人人有的，尤其在此塞外荒寒的山西西北部。

她住在縣政府裏面。房子也很簡陋。也是以炕為生活世界的。因她究竟已嫁了山西人，也祇好嫁雞隨雞了。」

我也漸漸學會了盤腿坐。不過她的炕不常燒，還不至於有被烤的感覺。

此外，梁家我也常去。去時總和女同事一路。梁老太太早已寡居，兒媳不在家時，她就一人睡在火房裏，自己料理起居。其實，她不過五十多歲年紀，祇因陽高人早婚，女人都包了小脚，衰老得特別快。常見三十餘歲婦人已拄拐杖。寒冷的天氣，使女人容易得病。醫藥缺乏，衛生不講，她們的命運是很可悲的。

我在去了幾處人家以後，發見陽高人的貧富差別不太大。一般家庭，都祇有三間屋。一切陳設也多大同小異，收拾得也很乾淨。每家幾乎都有兩、三口大缸，後來我纔知道這是裝醋的，家能够自己釀醋。她們的飲食方式，倒是值得在此一提：她們不吃飯，也不吃饅頭。吃的是一種叫作筱麵的東西。這筱麵的前身便是莜麥。那是一種耐寒的植物，也不需要灌溉。夏天播種。秋天結實。初看有點像小麥。其實是大不相同的。莜麥成熟後，去殼，加火炒熟，然後磨成粉，其味很香，很像江南人所吃的炒米粉。一般人把它和水，搓成條子，放在籠內蒸熟，然後取食。但不能煮，一煮即成漿糊了。陽高人平時不炒菜。一家人的菜餚是一大碗鹽醃的莜藍。（即臺灣的大頭菜。但比較大。）一大盤煮熟的馬鈴薯、辣椒末、葱、醋各一碗。和一籠熱氣騰騰的筱麵條。就是中上人家一家的全部飯菜了。講究的再

加一鍋小米稀飯。最窮苦的連莜麵也吃不起，祇有把雜合麵煮成一鍋糊糊，中間加一些馬鈴薯，算是他們的全餐。自然醋還是少不了的。

我初來時，最苦的是飲食。也和同事們吃過莜麵，很香甜可口。吃了一小碗，結果肚子脹的痛起來，原來這莜麵最難消化，吃莜麵必需加醋，我不喜歡醋，於是就吃了大苦。

後經徐家大姊介紹，叫我去拜訪火車站的站長，浙江紹興人伍先生夫婦，建立了鄉誼，然後托他們為我去北京帶米，帶菜，纔解決了吃的問題。因為徐家的菜，也經常托他們帶的。陽高祇有菠菜和勞藍，其餘蔬菜，一概缺如。到四月初，還是野無青草，到處是漫漫的黃土。人們想望看到一些青色的東西，就拿來一只瓦盆，在盆中放上一把豌豆，再加上少量的水。於是把盆捧到炕頭上，使牠得點暖氣。過了相當時期以後，牠



民國十三年冬在北平鼓勵本文作者多寫翻案文章，胡適教授，當時胡適不過三十多歲，但從衣着和外表看去像是五十多歲的老年人。

就會發芽生長，成為陽高人家的寵物了。也有不用豌豆而用小麥的；一盆新綠，滿室生春。這是塞外居民惟一的陶情遣興之作。在久居亞熱帶的人聽來，或以為是方夜譚。但若是到過關外或西北的人，必然會相信這一事實。

陽高的豬肉既腥且臭，雞肉又老又有怪味，祇有羊肉最嫩，偏我又不吃羊肉，祇好吃雞蛋了。一塊銀元，可以買鮮蛋一百三十枚，吃得叫人膩胃。那時，一般選用制錢。一枚銀圓，要換到一吊多小錢。放在地上，大有用之不盡的感慨。

打倒偶像引起風波

我的月薪規定銀圓三十元，但從未拿過足數。為了公款局一直沒有錢，每月經費總不能順利領到，跑斷腿，說盡好話，零零碎碎給幾個錢，祇好先把教職員的薪水發出。我自己呢？惟有靠後再說。好在開支省，够吃飯也就算了。

可是，就這樣天天像過年三十似的生活，還不能保持平靜。一天中午，我正在吃飯，忽然一個叫屠秀英的高年級學生哭奔而入，說被一個燒香的男客香了他的臉，還伸手抱了她。

我放下筷子，立刻奔出外院，經屠生指認後，我就叫校工和會計兩人，合力把那壞人扭送公安局。（山西那時的警察機構稱公安局）告他調戲女生。同時我再辦一張呈文送進縣政府，呈明原委，請求出示禁止閑人擅入女學，以維治安而重風化。後來，此人罰款放出。煌煌告示牌也掛到校外來。這件事，一部份守舊的老百姓對我大為不滿，揚言萬一因不燒香而得罪了

神佛，以至年成不好時，就要歸罪於我了。

我想，秋收時，反正我已走了，因此我並不把這些惡罵放在心上。但在另一方面，我是成功的。一般有女兒的家長，說我辦事認真，管理嚴格，都願意把女兒送來上學，學生人數激增，教室容納不下。屢次請求擴充校舍，均因沒有錢而遭擱置。三、四年級教室，本與泥薩菩薩擠在一起上課。現在已到想擠也已擠不下的地步了，我就上公事要求當局把泥薩菩薩搬家。徐大姊對我說道：「姊夫意思，這件事你不必動公事，他是不能批的。但他可以幫助你設法除去泥薩菩薩，另外撥款修教室，不必經過公款局。」我得到鼓勵，就去找人來搬菩薩，可是誰也不願意做這件事。說是要遭天打的，結果是縣政府撥了一批犯人來完成了這件工作。

泥薩菩薩被搬到外面，教室也已修好，陽高的守舊派却對我大肆攻擊了。於是地方人士，立刻分成兩派；凡到過外面的知識分子，一律擁護我，稱我為勇敢的女青年。舊派則以那個用戒尺拍桌子的老先生為首，揚言要對我不利，鬧得很厲害。

我已看出陽高人有一特性，陰刁，但胆子不大，祇敢背後咕嚕，却不敢出頭來向我叫陣。我對於背後之言，祇作不會聽見。依然我行我素。

他們見嚇不倒我，鬧過一陣，也祇好偃旗息鼓了。

但我已被鬧出了名氣，不僅陽高的新派人支持我，大同、天津、北京，甚至遠在上海，也有人來信給我鼓勵，聲言願為後盾。其中有一個名叫陸松濤的，文和字都在眾人之上。

這時，正是五四運動剛過去不久，全國各地，都有新、舊勢力的傾軋。北京是四五運動的發祥地，自然比別處的爭執更甚。

聽說，北京大學有兩位名教授，一位原名胡

適之，因提倡白話文，忌用「之」字，因將「之」字刪去，改名胡適。另一位姓黃，却一向單名一個適字，叫做黃適。（黃適早逝，故知者尙少）這位黃適先生，常在報上發表文章，攻擊舊禮教。

我們也常讀他的偉論，認為是個勇敢的人。不過我們對於這些事並不很關心，因為我要預備功課。一有空，就把頭埋進了書堆中去。

鄭翳仍然來信糾纏

忽一天，接到了鄭翳的信，信是他自己寫的。不通和別字連篇不用說，他的話，尤其可恨。我把他的別字改正，得出了勉強可以看得懂的一封妙信。

「打聽了許久，方知你在陽高，俺很放心。你住過的家，俺不許別人僱用，東西都保存你原來的樣子。」

「俺一直空着俺正夫人的位置等你回來，你如喜歡辦學校，俺出錢讓你去辦。你如做了俺的夫人，你要做什麼還不容易？俺出巡的時候，會去陽高看你。」

真是一派胡說。這狐狸，明知我恨他，却故意自作多情，使人誤以為我並未吐棄他，真是太狡猾了。

我立刻去找趙志成，把信拿給他看。他用律師的眼光分析鄭翳之所以不肯放過我的原因。他說：

「感情是幌子，想利用你的筆，達成他功名上的野心是真的。這種蹂躪女權的多妻主義者也懂得感情，那是三歲孩子也不會相信的。大家都知道，他想當方面大員已不止一天了。上面因為他不學無術，所以一直沒有提升他。他竟挖空心思想誘騙你成爲他的太太，幫他出主意，做他的工具，真是無恥之尤者了。依我看，他可能還有第二步呢？或者從郵局寄包裹給你。在食物中藏

一枚戒鑽之類，騙你收了的東西以後，他就有話說了。」

「如有包裹寄來，我不拆就退回。」我說，想到了贈劍的往事，不覺感到確有此種預防的必要。

「他可能拿東西托徐縣長轉交，倒也不可不注意。」趙志成沉思道。

「那我馬上去和徐太太說一聲。」

「說一聲也無不可。不過這些做官的人，你也不能過份相信。」

「一放暑假，我就到北京去。」

「也祇有這一個辦法了，自然，我站在陽高人的立場是不願你走的，且看事做事吧。」

我別了趙先生，立刻去見徐太太。我說：

「大姊！我的禍事到了！鄭翳來了這樣的信。」

她看了信，往炕上一摔道：

「這種風月場中的混子，說些甜言蜜語，還不是家常便飯。你千萬不能相信他的話才好！」

「我決不相信，我祇拜託大姊，請姊夫注意，萬一鄭翳真的到陽高來，要拿東西托姊夫轉交我的話，千萬不要代收，恐他有壞主意。」

「他如直接去找你呢？」徐太太想了一下說：

「依我看這件事很嚴重，他現在對你已經抱着志在必得的心，倒要好好想個辦法才是。明天星期，你來吃飯，我們再商量吧。你姊夫也許有什麼好的意見。」

我謝別回校，孫友梅和陳、李兩位都在熱切地等待。問我徐太太對這事的看法怎樣？我把方才的談話複述了一遍。孫友梅以爲萬一鄭老虎來到陽高，必然會來學校。他如看見了他們，就會想到是串通一氣。

「幸而快要放暑假。你們叫傳達擋駕，說學校沒有人，他總不好直闖進來。我走的時候，一定爲你們安排。」正說着，李晉英道：

「有老師的信。」

我接過一看，正是方富英的，知道一定是通知我北大招生的日期。但拆開一看，頓時使我呆了。原來又是個壞消息。她說：「北大這一屆不招女生，女高師也不招生。」

真所謂禍不單行。我現在的處境，正合着古人的兩句話：「後有追兵，前無去路。」

陳如珍倒笑起來。「老師也覺得太窄了。不升學，去北京教書，還不是一樣？」

我對她祇有笑，我說：「北京不比陽高，要資歷的。我資歷不夠，怎好去教書呢？連當家教也不容易。」

「這可怎麼辦呢？」

陌生人黃適的來信

幾個人正對坐發愁，李晉英忽然伸手向抽屜找了找說：

「老師還有一封信。」

筆迹很陌生，大約又是「願爲後盾。」者的投書。我懶得看，把信向孫友梅一推進：

「你代我拆吧。」

「老師！是黃適的信。你看！」

「他來信給我作什麼？」我讀着信，這個疑問隨即得到解答。原來是他聽到大大的山西籍學生談起我打偶像的事，所以他想認識我。他說：

「你打倒了有形的偶像，你比我更勇敢！我正在和許多無形的偶像宣戰。我們既是打偶像的同志，應該做個朋友。」

孫友梅催我覆信，但我却隔了好幾天才覆他一封短信，原因是我見他的字寫得不好。雖然是一個大學教授，却不能使人對他生出多少敬意來。要不是看過他報上的文章，已經有點印象的話。這種信，我是懶得覆的。

此時，我已得到徐大姊夫婦的支持。徐大姊安慰我：「你姊夫說，這是鄭翳的私事，不是公事

，縣長沒有替司令官辦私事的義務。你如怕他來找，你姊夫打算派你去別處考察教育，避開他就不完了。你又不曾犯法，他敢派兵來捉你去嗎？」大姊說這話，意在逗我笑。於是她笑，我也勉強笑了。

從此，我惟有一心一意盼望暑假快到，我可以避地他去。但每天又提心吊胆，深怕鄭驕突到學校來。此外，另有一件新的煩擾，便是黃適的來信，每天一封。文理不太好，叫人看了，不容易發生情緒上的共鳴。我把感想對孫友梅說了，她笑我迂執。她的看法是：「人家是法國留學生，通幾國語文的哲學博士，中文差一點有什麼關係？況且你和他通信，不過是爲了討論反法西斯禮教的事，又不是和他研究文學。」

她的話也有道理，反正我不高興很可以不覆他。又有什麼可煩的呢？可是最近的一封却不能不覆了。他說：「放了暑假要到大同來游歷，希望我和他同去雲岡探奇。」

這一下，因知今年不招女生。可能到別處去考察教育，所以請他不要到陽高來。

過了兩天，黃適來信說：

「北大雖暫時不招女生，但最近成立研究所。國學門的主持人，和我很熟，可以介紹。希望你寫一篇論文寄來，以便推薦。」

聽到這個消息，起初是有點不敢相信。再想他既是個大學教授，說話要負責任。國學方面的研究，我很淺薄。近年來，也祇對於辛稼軒的詞常常在讀。他有一闕「永遇樂」。其中有：「燈火揚州路。」一句，一直爲研究辛詞的人聚訟的對象。依我的看法，「燈火」當是「烽火」之誤。宋室南渡後，揚州已是抗金的前線。二十四橋明月，也已黯淡無光。那有隔江商女，還在高唱後庭花的現象呢？如其說烽火連天，兵書旁午，倒還近似，也比較合理。就以此爲題材，寫了一篇研究心得寄去。

覆信說：論文通過，希望我早點去，學校雖尚未開學，他可以帶我去大學圖書館蒐集資料，準備入學。他又說研究生是可以自由聽課的。主要在自己研究，將研究結果，寫成報告，請導師改正就是了。

我想馬上辭職到北京去。孫友梅比我年長，也比我穩健。他勸我暫時不必辭職，請一個月假，去北京看看。萬一不好，可以回來。學校，我們幫你照看。鄭驕知道你走了。他也不會到學校來的。我們都已接了一年的聘書。暑假願意留校，自然無人可以來干涉我們，你祇願放心前去就是。

暑假到了。我的請假，也已批准。黃適早已寄了照片來，約定在車站接我。

白墩懷古南口探幽

孫友梅很容易哭，送我上車時，她哭得很傷心，我也十分傷感。升學，本是件可喜的事，多感的我，却不作如是想，認爲在前途等我的，依然是一個問號。要不是鄭驕逼得太緊，我對於這位黃先生的好意是不會很快就接受的。因此雖說升學有望，却並無愉快的感覺，竟可以說很有一種英雄失路的悲哀呢。自己也不知是什麼緣故，祇因孫友梅已經如此傷心。我不能再說喪氣的話，增加了她的刺激。祇好強作歡容，和趙太太兩人，勸住了她們的表妹。

別矣陽高！我心上想，這一帶地方，在漢代還是匈奴的領域。有名的白墩之戰，就在陽高北城外靠東約有半里遠的地方。至今還留有一處不大的土堆，說是白墩的遺址。不久前，我和孫友梅曾去憑弔這個古戰場的遺蹟。眞使人不能相信，這樣一點土堡，如何能守到七天七夜之久？或者當年確是一處有軍事價值的戰壘，經過歲月的銷蝕，就成如此渺小的建築物了。也或者白墩另有其地，這裏祇是個前哨罷了。我非考古家，手

邊也缺乏資料，無可求證。祇記得歷史上說過：「高帝困於平城。」李陵答蘇武書上說：「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註一）按平城是大同的古號。大同內城堅固完整，外城是土築的。我去的時候，外城已有點殘破了。大同爲山西省的北方門戶，一向係兵家必爭之地。可是歷史告訴我們，大同在漢代還沒有修築城垣，爲皇漢勢力所不及。而漢高身入重地，以至被困，可能大軍就在大同至陽高一線，與敵作戰失利，直待救兵到了，才得衝出重圍的吧？歷史本已不可盡信。而況又是年深月久，古戰場邊連「新鬼煩冤舊鬼哭。」的聲音也早已聽不見了。我去研究這些陳年的往迹，又有什麼意義呢？祇因這地方的雄曠，使我流連不已。懷古之情，有揮之不去之概。

火車慢慢東去。我往北遙望，陰山餘脈，橫躺在蒼天的懷抱裏，綿亙到不知何處方是他的止境。長城像一條帶子那樣，橫繫在青山的腰裏。太陽照着他們，發出紅紫青蒼等許多不同的顏色。

回憶我在陽高時，唯一的消遣，便是偕女同事們登北壇望長城，和那廣漠無垠的原野中，一隊隊蹣跚的行列慢慢經過，駝鈴叮噠聲消失在天邊以後，我們也就興盡下壇回校了。

原來陽高祇有三座城門。沒有北門，却造了一座壇，壇上有一眞武廟。供奉眞武大帝，更少的見的是這塑像不是朝西而是朝北的，與所有的廟制大異其趣。大約是爲了北方胡人太強，人力敵不過他們，所以要請這木雕泥塑的眞武帝，日夜披甲帶箭，用強弓硬弩去射住胡人，使他們不敢來犯吧？我找不到陽高縣志，不知道爲什麼堵塞北門的緣故。傳說從北壇下去，還有個地下城。可惜我沒有時間去探險，祇好一概存疑罷了。

這條京綏路的修築是很不容易的。因須經過八達嶺那樣的崇山峻嶽。移山既無可能，惟有鑿

洞。工程師詹天佑，費了無數心血，和高度的工程技術，纔把如此高深的山洞鑿通，完成了築的使命。可是山勢甚陡，路的坡度又大。青龍橋，有一圓形的轉車場，須將車頭轉過來，改爲從後面推，方能把火車推上山去。否則光憑拖的力量，不但拖不上去，可能有滾落山坡的危險。因爲這個工程太艱鉅了。青龍橋車站上，有一詹天佑的銅像，在那兒立着。誠他永遠欣賞他造福同胞的偉業，直到與天地終古。

附近就是八達嶺。長城到此，方顯出他的雄壯。我本想去登臨一番，無奈沒有同伴。祇好作罷。眼見許多外國人在那兒爬上爬下，拿着照相機到處拍照。看着真是羨慕。

過張家口，有許多人下車。從此可以到外蒙的庫倫，是商業的孔道。我對經商不感興趣，所以也沒有注意這兒的地理價值。

不久，南口到了，南口形勢的險要，是人人知道的，用不到我再來述說。它是可以當北平門戶而無愧的，假如南口一失，北平就無險可守了，雖然還有居庸關，這座關在萬山之中，頗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的形勢。古代的武器，全持刀槍箭戟，依賴地利尤甚於現代。而北平這個故都，已歷元、明、清三朝。經之營之，不遺餘力。明朝以胡虜爲最大的敵人，國防工事之側重東，西兩處關隘，自是最適當的舉措。不過東邊的山海關，我那時還未去過。西北的防禦，在我這外人看來，總算是相當完備的了。雖然龔定庵的「說居庸關」一文，還說有問道。也許到了清朝，以胡人入主中土，對於自己的老鄉親，便不再加以戒備，以致把明代的防禦工事，置而不修，遂有「大偷窺小偷羊」（見龔定庵「說居庸關」文。）的現象了吧？若撇開軍事意義而單就山勢論，這些關山確是最佳的風景，雄奇瑰麗的狀態，足以使人賞心悅目。那麼，我何必一定要鑿牛角而爲古人擔憂呢？

註一：有人說，李陵答蘇武書是後人的偽作。業師余天遂先生以爲漢以後的士子，往往假托前古，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的塊壘。我少時還十分相信。及長，方發現「答蘇武書」語多排偶，與兩漢之樸質不同，指爲偽作，當然是有原因的。但是不論文章出於誰氏之手，其所敘事實，當有所本。因引用如上。

由於黃適去看胡適

下午六點正，北京到了。我剛剛走到車門口，就看見一個長尖臉一字眉頗具學者風度中年男子在月臺上出現。他問：「是褚小姐嗎？」

「是的。」我見此人面貌與照片中一樣，知道是黃教授無疑了，便放心地答應。並把行李票交給他，同時也謝他來接我。

我沒有寄照片給他，所以他是第一次看到我。很認真地望了我一眼，隨即到行李房取出行李。說：「先到北京公寓放下東西再出來吃飯。」

我雖自覺已很懂事，但和一個初見面的前輩一同吃飯，總有點不太自然，這也是土包子怕陌生的心理。黃教授提醒我道：「一個打偶像的女戰士，不應該怕羞。」但他不說還好，這一說，我却更加置身無地了。連最急切想要打聽的北大研究所的事，也竟然張不開口來問。這會見的一幕，就在我的窘態中結束了。

我真自恨，何以膽小到像鄉下姑娘一樣，動輒臉紅，也許黃教授會懷疑我是冒充的咧！

果然，第二天，黃適來到，一見面就叫我寫張履歷，我猜他在對我的筆迹，是否假冒吧？

他看了我寫的字，笑道：「褚小姐的字很老練，人却這樣面嫩，你在山西是怎樣當校長的？」

他的話說的很不客氣，我也有點不高興了。我回問：「如其黃教授在我的年紀，單獨一人出門，是否會不習慣。當校長與和陌生人會面，並不

是一回事啊！」

後來我才知道，這位黃教授一向不善詞令，說話得罪人。所以在北大不甚得志。

「不談這個，我明天先帶你去見適之，把你進研究所的事情確定了，再去借些書來看，先作一番準備吧。」

我謝了他的指教。約定次早八點，他來帶我。準八時，黃適來到。就和我一同到胡家去。

胡適之那時，正在提倡整理國故，並對古書做翻案文章。他看到我寫的那篇以「烽火」代「燈火」的讀書心得，曾大爲贊賞說：「對國故自應該用科學方法整理，用懷疑的眼光去發掘問題，指出錯誤，才是正當的做法。」他一個人講了許多。末了，他希望我多寫些翻案文章，一矯古人盲從的陋習。他那時還不過三十多歲吧，非常健談。他有一個小女兒，常拿信件來給他。這女孩好像有點不良於行，是他夫婦的頭生孩子。那時，他的長子，大約沒有出生？他寫那首詩：「我不要兒子來了！」的時候，所指的正是那個女兒。後來，這女兒天癆了，非常可惜。

辭出後，再到北大圖書館去借了點書。才回北京公寓，這公寓房間是我預先寫信託黃適代定的。北大學生宿舍，早被先來的住滿，許多學生大抵租住公寓。我，一個尚未入學的研究者，自然沒有住宿舍的資格了。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